



树园春秋

□王福利

越老酒量越小的父亲,脸上泛着红光又开始吹牛,还是从那片梨树园子开始。

只要一棵树还长在农民的田地里,就会用最大的热情,为每一滴汗水,奉上一份回报。这棵树,也许是刚刚栽下,那棵树,也许已经超过了一个人的年纪,超越了一个时代。

直到长大后我才理解,父亲吹牛的本钱,不是赚了多少钱,而是在于一份胆量。当村里许多人还在老老实实守着几亩庄稼地过日子时,大胆的父亲就与别人一起,承包了生产队里的梨树园子,成为村里第一个创业的人。

那时我太小,还无法理解父亲首次创业的喜悦。我能记起的,就是趴在邻居家窗台上,看着外面的天一点一点地黑下来,而父母还没从梨园回家。每每想起这些,我并没有对父母的埋怨,反而感叹自己为什么不快些长大,好替父母缓解脸上的愁容。

梨树园子里最忙的时节,与高粱玉米大豆成熟的时间恰好重叠,双重的劳累,让起早贪黑的父母,常常是顾了这边顾不上那边。

记不清是承包梨树园子的第几个年头了,我终于可以掂起脚尖,用尚矮小的身子帮父母摘梨。当看到父亲用大手托着辛苦培育出来的足有半斤多重的梨时,我才清晰地感受到,这一刻他的自豪与满足,那长久的疲累与愁烦都是值得的。

邻居二伯蹬着大铁驴,将几十斤外批发的一二百斤苹果驮回来的时候,我总忍不住想象那神秘的苹果园子,是不是比我家的梨树园子大好多。二伯所受的累,似乎比父亲更大。无论冬夏,每天凌晨的夜色里,二伯都会将几大箱苹果摆在自行车后,向遥远的集市出发。一直到下午两三点钟,喜滋滋的二伯才驮着重量大为减轻的苹果箱子回来。一进门,他们家的铁门就插上了,二伯坐到炕上数着卖苹果的钱,数完了,吃上几口饭,就歪在炕头补上一觉。常常到傍晚的时候,二伯家的门才重新打开,随之飘出来的是炖大鱼或熬猪油的香气,让人羡慕不已。

大家一边羡慕着二伯家的滋润日子,一边佩服着二伯超出常人的肯吃苦、能熬夜。每天晚上二伯在西偏房里挑拣

着箱子里的苹果,直到半夜十二点,早晨四五点,有时更早,又摸黑去赶集卖货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听二娘说,有次冬天,二伯顶着寒风进货回来,两条腿已经冻麻,整张脸都是紫的,鼻子下面的鼻涕甚至结了冰碴,冻得说不出话来,吃了一碗面条,在炕头上围上棉被,才慢慢缓过劲儿来。

靠着近乎不要命的干,二伯家短短几年内,就有了家底,在村里算得上冒点儿尖的。有一年刚进腊月,二伯花好几百元买回了一台录音机。在上世纪80年代,这绝对是让左邻右舍倍受兴奋的新鲜事。后来,爱听戏的二伯又买了个大喇叭安在房顶,每到早晨、下午,就打开录音机在大喇叭里播放《大登殿》《打金枝》,铿锵呀呀声传遍了大半个村庄,成为当时一景。

二十多年后,二伯当年进货的那片神秘的苹果园,早已成了冬枣园。据说,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冬枣。人们还是这么忙,但付出的劳累与收获的回报,已今非昔比。

枣园旁的公路上,是一个大型的批发市场,公路两边都是一个连着一个的

收枣摊位,摊位旁边,停着外地赶来收枣的一辆辆大型货车,对照当年骑着铁驴的二伯,竟如此悬殊。很快,成百上千箱,重量以吨计的冬枣,已经装满了车,正徐徐向市场外面开去,目的地或者是北京,或者是上海,或者还会漂洋过海。

曾与父亲一起承包梨树园的人,现在也已七十多岁了,开着电动三轮车赶来市场,后斗里是清晨刚从自家树上摘下来,按个头分好类的几箱冬枣。他在收枣人面前捧起三四个硕大冬枣时的自豪神情,有些似曾相识。走出村庄,走进县城,耳边全是关于冬枣的话题,甚至微信朋友圈里,买卖冬枣的微商也在火爆地刷屏。难怪,在网上相熟的老大爷向我炫耀:俺家孙子在网上帮我卖冬枣,一天就卖了八千块钱呢!

我不知道,眼前这些被沉甸甸冬枣压得近乎着地的老枝,和刚刚栽下的那些还没结实的小苗,会继续生长多少年。也不知道,下次替代这些冬枣树的,又会是一些什么树。曾经,我盼望一棵梨树、一棵苹果树能够永远地生长下去;如今,我相信这些冬枣树也能够在一代人的记忆里扎根,生长得更久一些

呼唤

□任会君

车票	全民瞩目,孕育希望。
手握这张车票,登上那,开往春天的复兴号。	大会堂啊,你乳名不改,永远叫人民的地方。
望春寒料峭,窗外柳,绿意挂枝梢。	呼唤
向北京,我将一个心愿,轻声以告	在这愈来愈暖的春天,你走进我心间,呼唤、呼唤。
窗影	向那愈来愈明的高山,我愿按你的指点,登攀、登攀。
今夜,你的窗影,成为最美夜色。	这可是自己的家园呀,愿将一颗灵魂之珠,安放她的峰巅。
轻轻刻啊,细细磨,千思万察心不过。	喜鹊
也许是朵雪花,也许是片绿叶,总归心系祖国	晨来早,老树新丫,喜鹊叫喳喳。
大会堂	摇青尾,抖白褂,可在与我搭话?
你是天下最大的地方,八方汇聚,着绿衣红装。	心海比蓝天,趁春华,再出发
你是天下最高的地方,	

迎春花开

□贾小勇

说到春天,我就会想到百花盛开和鸟语花香,脑海里便是花团锦簇五彩缤纷的景象了,心情很是喜悦。心头也生出几许振奋,脚下的步子有力了许多,轻盈了许多。

立春过后,天气还是那么冷。院落里的树木仍旧光秃着,草坪里的草还在枯萎着。然而,我的心情却与立春前大不一样了。意识里感觉冰寒枯竭的冬天已经过去,暖意融融的春天已经启程,并且马上到来。我等待着寻找着春天的讯息。

我在城市街角的公园里散步。公园里很是空落,远远望去,几位健步而行的人不过是一个个移动的点。柳树枝条光秃秃似乎垂着无聊,櫻桃树、桃树、杏树的枝丫似乎伸展着无尽的寂寞,牡丹、海棠也许正做着称霸春天的梦。公

园边缘的冬青尽职尽责地绿着,像是围起了一个舞台。而此时,一切的表演都已销声匿迹,隐而不见。

我循着步游路索然走着,来到公园一处堆积的山石之处。石头到底是有灵性的物件,在冬天里吸足了寒气,散发着夺人的冰冷气息,让我不寒而栗,望而却步了。我望着这堆积起来的山石,眼前突然有了些蒙蒙的绿意。我紧走几步登上去,原来在山石间的缝隙里,一丛丛干枯的枝条上冒出了几点娇嫩的芽苞,芽苞那么娇小,那么青绿,在料峭的寒风里,竟让人有些心疼了呢。这一点一点绿芽,在残冬将去的枯灰色调里,显得那么与众不同,卓尔不群,或者说孤立无援。这丁点的绿色,竟是预报春天即将万紫千红的消息。

我有些兴奋了。小小的花苞在灰色

柔弱的枝条上迸发,那么有力那么强劲,在这春寒里即将绽放,这是多么令人惊喜振奋啊。自然造物总是这么贴切,我敬畏起自然的力量,它超出了我们的想象,永远是不动声色,镇定自若。我更敬畏这柔软枝条蕴藏着的生命力,它坚如铁石却又柔软绕指。

迎春花,它于未有花之时的孤寒里傲然独放,唤醒大地沉睡的梦。在僻静的小路边、院墙外的角落里、贫瘠的荒野中,长长的细柔的枝条低垂而下,一片片簇簇点缀着山河大地。那繁复复密密麻麻的花蕾,鼓动着一种清新的精气神,顿时让我心生一股温暖。这种温暖正在无声地蔓延,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浸润了过往和现在的种种,我感受到了这慢慢升腾的温暖,它竟让我放下了处心积虑的某些追逐,放下了内心的种

种忧虑。我看着娇柔枝条上的迎春花,它开得那么理直气壮,开得那么灿烂,如黑夜里烛光,让我看清了前行的方向。我心生一丝安稳,心中便装下了这小小的迎春花,抬起头来,天空无限辽阔。

迎春花花瓣娇小,远远望去一片微黄,绵绵密密竟也生机盎然,一派蓬勃。迎春花是第一个走向春天的,年年如此。它拉开了春天的序幕,当紧锣密鼓的正戏上演之后,还会有人记得拉幕者吗?

迎春花是一把打开春天的钥匙,当春天百花齐放的盛宴开始的时候,它却悄然退场,似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我们在春寒料峭里不期而遇。这相遇也许只是一瞬间,却在我心头成为永恒。

慈母饭菜香

□刘雨佳

我一直觉得,母亲做的饭菜的香气,就是人们常说的家的味道。

家并不大,餐桌却不算小。每每上面摆好可口的饭菜,母亲把一切打点妥当,便亮起嗓子向里屋召唤一声:开饭喽。期待已久的家人便从房间的各个角落跳起来,迅速地奔过去。待一家人稳稳地坐在餐桌前,客厅里钟表的指针也准时滑向了晚上七点整。这吃饭的默契,不知从何时起,已成了家里固有的传统与习惯,和母亲做的饭菜香气拌在一起,好像融入了血液,在一家人的心中默默流淌。

桌上的饭菜也许并不丰盛。一盘绿油油的小炒青菜,一盘脆生生的肉炒土豆丝,每人一碗金灿灿的小米粥,里面或许还藏着几块香甜的南瓜。这大概是所有人都再熟悉不过的家常菜了,却总是热气腾腾,时时散发着阵阵怡人的清香。

每当这个时候,我总是用力夹起一筷子菜,满满地塞进嘴里,心里是同样满满的充实感和幸福感。

说起母亲做的饭,尽管千变万化,却总也会有圆圆的馒头、稠稠的米粥,青菜多于白肉;有时还会配上一小碟腌制的萝卜条。据说那是姥姥的独家秘制。没有珍馐美味,没有大鱼大肉,也没有山珍海味;一张桌子,两盘热菜,一盘凉菜,四碗米粥,不淡不浓,母亲做的饭菜香气,是令人舒适的家的气息。一顿晚饭,简简单单,一句“我吃饱了”,时间便在这氤氲着的饭菜香气中慢慢流淌。窗外辉映着月色的树梢也悄悄点着头,也许是被这平凡却温馨的画面打动了。

时光流转,树叶黄了又绿,花儿凋谢了又绽放。在我心中,不变的仍是母亲的饭菜香,载着那一片家的温情,任岁月辗转流离,却一直在身边默默守候,渐渐凝成一幅永远看不厌的美丽风景。



了市、商特有的民俗标志。诉诸视觉的招牌,诉诸听觉的市声,随即纷纷登场了。

市声,是通过某种声响效果以达到招徕顾客的目的,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叫卖声、吆喝声,跟现在的情形一样,古代的小商贩均有吆喝叫卖。由于缺少典籍的记载,很难确考古代的叫卖声起于何时,不过,可以推想,自从摆脱了原始交易后,叫卖的吆喝之声便随之诞生了。

宋代商业兴隆,随即便有了关于叫卖声的记载。比如,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:当时,京城一带,每天交五更,做各种买卖的便都趁朝入市,其中御街州桥至南内前,趁朝卖药及饮食者,吟叫百端。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曾经收录了《夜市》《诸色杂货》两节,用极详细的笔墨,逐一列出当时杭城中所卖诸物。这些卖物者,亦俱曾经宣唤,皆效京师叫声。

当年,那些吆喝声给人们的感觉怎么样呢。可从两方面去看:

先说第一个方面。那些行商坐贩们,

遥听市声

□李阳波

绝大多数并非来自殷富之家,他们靠着做小本生意,养家糊口,无论是隆冬酷暑,都不能间断工作,其中蕴含着自身的凄苦。五花八门的吆喝声,常给人以凄切悲苦的感觉。宋代诗人范成大曾作诗道:啼号升斗抵千金,冻雀饥鸦共一音。劳汝以生令至此,悠悠大块果何心。诗中把叫卖之声称为啼号,说它是与冻雀饥鸦一样,并指出叫卖之声甚苦,是因为穷人为了活下去,只能辛劳地工作。

章太炎先生居东京的时候,每早听外边卖鲜豆豉的呼声,对弟子们说:这是卖什么的?叫得那么凄凉?章太炎先生的批评实在不错,那卖纳豆的,在清早冷风中小巷里叫唤,等候吃早饭的人出来买一两把,而一把纳豆,也就只值一个半铜圆罢了。这确是很凄苦的生意,而且做这生意的多是女人,往往背上背着一个小孩儿,假如真是言为心声,那么其愁苦之音反倒直抵人心了。

再说另一方面。隔朝隔代的叫卖声,具备它动听诱人的个性。卖物时,吆喝的根本目的,当然是为了招徕顾客,因此,吆喝声容纳了两大特点:一,声音必须响亮,以让较远的或在室内的人也都听到;二,吆喝时,有一定的腔调,听起来富于节奏感和音乐性,为与其音调相配合,有时还要加上许多衬字,这就是宋高

承所撰《事物纪原》的记载:京师凡卖一物,必有声韵,其吟哦俱不同。陆游曾作诗说: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短短的诗句,恰恰写活了江南城市的春景,不但细致,而且贴切。若能联系当时卖花人吟叫的具体情景,则更有深切的体味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当中有这样的记载:是月季春,万花烂漫,牡丹、芍药、棣棠、木香种种上市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,歌叫之声,清奇可听。晴帘静院,晓幕高楼,宿酒未醒,好梦初觉,闻之莫不新愁易感,幽恨易生,最一时之佳况。

日丽风和的暮春季节,姹紫嫣红的鲜花和清奇可听的歌叫之声,相互映发,确实是极美的景象。南宋《武林旧事》记载:正月十五,宫中宣唤市井舞队及市食盘架,进奉,先是京尹预择华洁及善歌叫者谨伺于外,至是歌呼竞入。即进御,妃嫔内人而下,亦争买之,皆数倍得值,金珠磊落,有一夕而至富者。

市井商贩竟可以进入宫廷卖货,其条件之一就是善歌叫。妃嫔内人们,则以数倍的价钱争买其物,以至有的商贩一夕至富,恐怕那此起彼伏、悦耳动听的歌叫之声,也起了不小的作用。看来,做买卖时讲究吆喝的技巧,在古时就已蔚成风气了。

故乡的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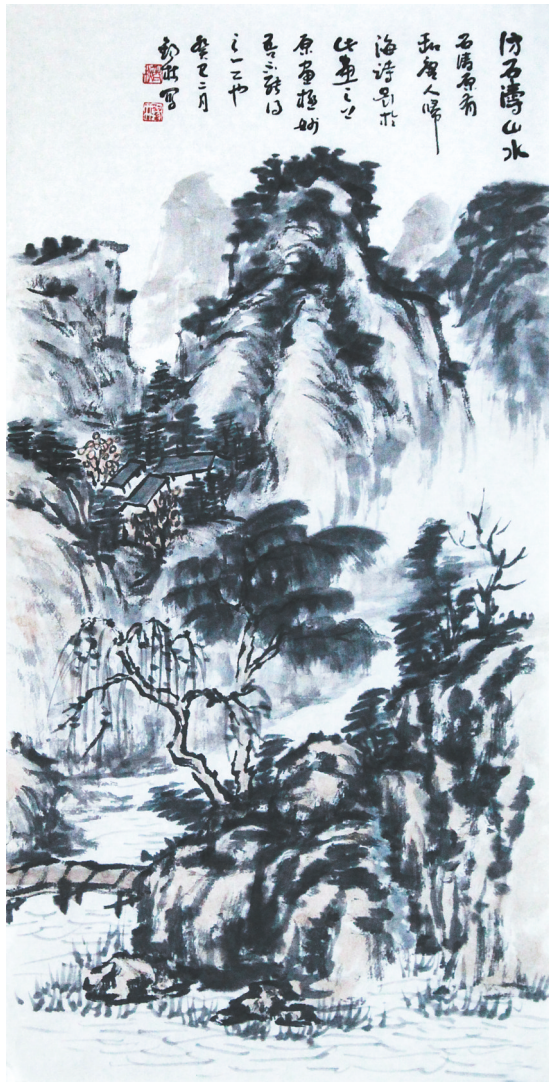
□王雯娅

慷慨和无私养育了故乡,也培育了故乡人如山般的质朴和刚毅。

在大山的怀抱中,故乡人孕育了沉实的血脉。大山锁住了人们的脚步,却也带来了无尽的财富。故乡的山上,有花,有鸟,有树,有果,有绝佳的风景区,有美妙的传说。我在传说中渐渐长大,便也想登上山去看看那些传说。

望山跑死马,登山,却要一整天时间。要在乱石中披荆斩棘耗费许多力气,还要在沟壑中经受一次次历练。雨水的丰饶茂密了草木也滋生了蚊虫,只要稍微停一下脚步,成群群的蚊虫就会蜂拥而上。登一次山,便可打出一身包总是跑不了的。

故乡的山,到处都是花的世界,漫山遍野,赤橙黄蓝,片片相接,直到山尖。走在其中就像走在花的海洋。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白的,或在石缝中,或在溪水旁,或含着默默,或争奇斗艳。香气氤氲,弥漫舒卷,走在其中,不禁神飘意荡,



峰奇(国画) 秘锡作